

教育的本质特征不是悲情

□力耕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人们谈到教育,流露出的情绪更多的是焦虑、担忧甚至愁苦,这与教育的终极目的——给人以充实和快乐正好相反。

去年底,一个十岁小女孩以视频的形式给父母留下遗书,说自己马上就要上天堂了,感恩父母,知道自己学习成绩不好,爸爸妈妈打她都是为了她好。视频上小姑娘快快乐乐地说着,仿佛真的看到了“天堂”的美好,观看和转发的人心里都很沉重,而她父母的心情一定是痛悔交加。其实类似的事情这些年来不知道发生过多少回,只是时间、地点和当事人有所不同,但每一次让人感受到的震惊却是同样的。

陶行知说:“生活即教育。”如果生活是悲苦的,那么教育所起的作用就是改变它,让生活变得美好起来;如果生活是快乐的,那么教育就应该是生活本来的样子。所以教育才会受到尊崇,不然的话,没有人需要它。

然而一些悲剧的导演者却是教育者——教师和家。这非常吊诡,令人错愕。虽然无力改变现状,但人非草木,看到悲剧,还是会一掬同情之泪。

除了悲剧,还有一种苦情戏。这件事过去快一个月了,差不多已被淡忘。那是春节期间央视的一档音乐节目,一位在贵州山区支教的汉族教师梁俊,弹着西班牙吉他,领着一群穿着苗族服装的孩子,唱了一首汉歌。如此描述,是因为我注意到这个节目至少有三种以上的文化来源,这给我带来一点点违和感。

歌词来源于清代诗人袁枚的一首小诗《苔》。从评委到电视观众,从网友到演员们自己都被感动得稀里哗啦的。

是什么触碰到他们心里最柔软的区域?很多人都说是因为励志,励志是能够让人感动的。我觉得这件事的励志可能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中西部山区特别是少数民族的孩子登上央视的舞台;其次

是袁枚的原词:“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没有阳光雨露同样能够成长,一首老歌《小草》,还有一部日本电影片名叫《背阴绽放》,表达的也是相同的含义;最后是三百年前的冷门小诗突然爆红,竟然能够注解今天,颇有古今相通、神交古人的意思。

然而想一想,央视从创办以来,无数的山区孩子走上各个频道的舞台,甚至走上万众瞩目的春晚舞台,但他们也没有让人感动得想哭,展现出来的是满满的兴奋和喜悦。近年来传统文化有回归之势,古诗词被大量诵读、吟唱、竞赛,进入广告文案,也从来不曾让人感动到落泪。

那么梁俊的表演泪点在哪里?从各方的反应来看,注意力集中在歌词后两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我想,它触动的也许不仅仅是泪点,更是痛处。这和我们经常提起的一个概念有关——阶层固化。《苔》诗中的苔花和牡丹同属花卉,但纲、目、科、属完全不同,恰好隐喻了人所处阶层的不同。

中国社会自古以来讲究阶层流动性,底层民众追求平等“不患寡而患不均”,对阶层固化非常敏感和惧怕。“苔花如米小”中的一个“学”字,如同在阶层之间隔开了一个鸿沟——苔花再学,使劲学,也永远成为不了牡丹。

当然“阶层固化”只是一种猜测和假说,并非定论,甚至极有可能是伪命题。但《苔》诗深情的吟唱背后,冷冰冰的诗意被人隐约领会,觉得自己是底层人士的以此自怜自伤(比如梁俊本人),自命为中产以上的或“居安思危”,或发悲悯之情,台上台下、线上线下顿时泪飞如雨。

其实不但中国人如此,这种隐喻的艺术手法全世界相通。今年获奥斯卡最佳影片的《水形物语》就讲了一个异种生物和人类女孩相爱的故事,我感觉其实是《美女与野兽》童话的翻版,所以这根本就一个文学母题。

虽然艺术家们在创作的时候没有想

过,物种之间的“生殖隔离”是非常严峻的,跨物种交配虽然不是完全不能发生,但后果是不能繁衍下一代,比如我们熟知的驴、马、骡之间的关系。

“花开得不大,但光彩一点都不比牡丹弱。”一位女性评委一边哭一边说。

“为什么要学牡丹?有何必要学牡丹?谁给了牡丹这样的霸权?谁又能剥夺其他生命的真实存在?”网友们纷纷评论。

《苔》诗以浓烈的悲情触动中国人心底的平等情结。问题解决方本来寄托在教育事业上——由教育来解决平等,所谓知识改变命运,却似乎看到人的差距正因教育在不断拉大,这才真的让人想哭。

如果把两则新闻结合起来看,如果有一种类似阿拉丁神灯的全能外力,让梁俊和他的学生们遂心如愿——“让大山里的孩子享受和城里孩子一样的教育”,他们就不哭了吗?那会不会陷入另一种困境:没完没了的作业、教师和父母的责骂、无边无际的焦虑,甚至给父母留下遗书,到头来只是互换困境,悲情色彩还是不会变。

所以我觉得,中国教育什么时候抛弃悲情,什么时候才能成功。

大多数人总是觉得悲剧很伟大,因为它有重量。但让人哭是很简单的,因为哭声可以传染。《红楼梦》里有这样的情节:一个人哭了,周围的人想起自家伤心事,陆陆续续都忍不住哭起来,结果大伙儿哭作一堆。所以哭的技术含量很低,不要以为把人弄哭了就很了不起,其实哭本身就能把人弄哭。

新课改以来,教育界逐渐抛弃了悲情的基调,比如不再用“春蚕”和“红烛”形容教育工作者。但是非专业人士梁俊,像一个闯入者似的,成功用悲情获得普遍认同,这让我大为不解。悲情不是志愿者的常态,无论是徐本禹,还是卢安克,我在新闻和现实中见过的支教者们都是快乐的。他们把支教当成一项快乐的事业,人

生中一段最重要的经历。何来悲情?

当我把手机上的订阅号给正在上初中的儿子看,看看梁俊唱《苔》能否让其励志,或者感动。结果是没有,原因出乎我意料。

“苔鲜有花吗?”我儿子问。
“没有吗?”我傻了。
“苔鲜是无花植物。”儿子回答得非常肯定。

噢?虽然儿子常常因我们言谈中的常识错误而摇头,正像我们当年跟父母讲“氧气只是助燃物,本身不能燃烧”“如果没有空气,铁球和羽毛下落的速度一样”“我们看到的月球永远只有固定的一面”,父母听了觉得像天方夜谭一样。

可这是红透大江南北的《苔》呀,如果错了,那么“亿万人”在为什么感动呢?泪水为谁而流呢?

我经过查阅,证实了——苔鲜连学一下牡丹都不可能,它是一种结构简单的植物,是用孢子进行繁殖的,而且必须借助于水,因此喜欢生在阴暗潮湿的地方。它不是晒不到阳光很可怜,而是根本就讨厌阳光。

会不会有“苔花”这种植物呢?我再次查阅:苔花和苔鲜属于不同的“门”,苔花不是苔鲜。可袁枚这首诗的标题《苔》指的就是苔鲜。

“古人不了解植物学,不知道苔花和苔鲜不是一回事,是历史的局限性。那么唱歌的人,还有你们这些点赞转发的人又是怎么回事呢?”14岁中学生的发问足以让成年人无地自容。

看来从知识结构上,我们属于不同“阶层”了,而且正在被“隔离”得越来越远。我是不是应该哭呢?

我个人觉得,作为一台央视的音乐节目,也许让孩子们唱一首苗家的山歌更正常一点。

炉边闲话

以书法家的心态对待作业

□湖州市双林庆同小学 吴月斐

部分学生在作图练习中马虎潦草,为了贪快甚至违反规定,不用尺规作图。这些学生往往存在学习态度和习惯的问题,他们的共性在于:不是不会做,而是不愿意做,觉得没必要这么认真做。他们往往是一些智力优势明显,但恃才轻浮的学生。在作图中使用工具会导致做作业速度减慢,于是他们想方设法偷工减料,应付了事。

一次偶然的机会,班里一位女生拿来一幅书法作品。由于女生在书写时没有折纸,字写得大小不均,不够工整。我随即想到一个办法:把平常作业不太认真的几个男生叫到办公室,请他们一起来看这幅书法作品,帮忙来解决字形不一的问题。

他们脑子转得很快,立即想出了把纸折出方格的办法。我充分肯定了他们的想法,并请他们帮忙折纸。为了清楚地显示格子,我还请他们用铅笔画出正方形。他们欣然领命,但要出色地完成这个任务,自然不会脱离作图工具。

等他们画出了工整匀称的正方形,我表扬了他们并请教他们画图方法。他们显得很兴奋,各陈己见,言语中离不开对尺规的依赖。我因势利导,希望他们在作业中也能好好运用尺规。

他们虽然满口答应,但我觉得可能只是态度有些许改善。为了把事情做得更完美,我赠送给他们“小书法家”的美名,把这几位好动贪玩的男生也拉进练习书法的行列,在习字过程中,他们会凝神静思。如今已有一个多月时间,他们在作图练习时的态度习惯均有改善。



近日,常山县文化馆演艺厅灯光璀璨,乐曲悠扬,天马第一中心小学在这里举行教师才艺展示活动。该校一直以来想方设法丰富教师业余生活,增进教师间沟通合作,以此激励教师获取更好的成绩。图为语文组教师表演《向青春致敬》。(本报通讯员 陈宝国 摄)

□杭州市德天实验小学 王雨青

英语教师为了培养低段学生良好的书写习惯,提高正确率,让高段学生记住单词,都会布置抄写作业。

有时候抄写作业会成为教师之间的“比赛”。有些教师本来是让学生抄写四遍的,但是发现其他教师布置了抄写八遍,觉得自己的学生“吃亏了”,少抄几遍学生就没那么熟练,就会记不住,所以就跟风。

对于学生来说,本来写一遍全对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但是写八遍全对,难度就增加了,一不小心写错了还要订正,负担就更重了。教师批改也是一样,一个词语批八遍,一次作业抄十几个词语就是上百遍,如果任教四五个班级,批改量动辄以千论。

如何在抄写作业上既给学生减负,又给教师减负,同时保证教学质量呢?

“质量”一词,有时候并不是“量”多才能保“质”。教师们可以逆向思维,有时候“量”少才能保“质”。

我开始想办法给学生减负。对于不需要会拼写的单词,我要求学生字母书写规范就行了。每次抄写全对即可得到一颗五

全对一次免一遍抄写

角星,每增加一颗五角星,下次抄写作业就可以减少一遍抄写。对于一些学习能力较强的学生来说,这些机械重复的作业作用不大,他们本来就不该被“一刀切”。但是为了公平起见,他们也需要通过努力来争取免做作业。自从这条规定实施以来,三分之一的学生学期过半已经不需要做抄写作业了。教师会在不同场合表扬这些学生,以激励其他学生努力争取。

一些平时检查习惯较差的学生,做完抄写作业马上就合上本子,只想快点完成任务,不追求正确率。自从这条规定实施以来,他们都会主动检查一遍,有时候不放心还会让家长再帮忙看一遍,就是为了拿一颗五角星。还有一些平时书写不太规范的学生,自从这条规定实施以来,他们的书写规范了很多。

随着抄写遍数越来越少,正确率自然是越来越高,书写质量自然也是越来越好。学生拍手叫好,教师眼前的作业也越来越赏心悦目。

小学有一批英语单词是需要学生掌

握拼写的,抄写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学生记住这些单词,第二天的听写能全对。但实际上学生在抄写时也不用记,听写的时候照样写不出,回家又要做大量的订正作业。教师也深陷“听写—订正—再听写—再订正”的无限循环中。

人的本性就是喜欢比较,如果全班同学抄写的遍数是一样的,哪怕是抄100遍,大家也没话说。但是一旦有同学可以少抄一遍,其他学生都会羡慕不已。所以之前推出的规定非常受欢迎,效果奇佳。既然如此,为何不推广呢?

于是又一条新规定出台:第一单元单词听写全对的学生,在抄写第二单元这一板块的单词时可以少抄一遍,以此类推,甚至可以达到只需要参加听写,无须抄写为止。

对于一些已经掌握单词拼写方法的学生,他们本来就不需要通过抄写来记忆单词,几次全对以后,这类抄写作业就可以不做了,省下来的时间他们可以自主分配,用来弥补其他学科上的短板,做

到学科均衡。

有些本来对是否全对没有那么看重的学生,现在也知道努力一把,争取全对,至少下次可以少抄写一遍。

对于一些学习能力较弱的学生,我还有一些优待政策,比如其他学生要全对,他们只要对80%也可以在下次少抄一遍,后面根据他们的情况再逐步提高要求,正确率从80%增加到90%,最后和其他学生的要求一样。

那些平时根本不在乎听写拿几分,宁可花半小时订正也不愿意花半小时记住单词的“老赖们”也找到了他们的奋斗目标,迎来了他们的春天。教师自然也无限循环中被解放。

有一篇名叫《懒妈妈才能教出好孩子》的文章所推崇的教育理念,让很多家长眼前一亮,重新反思自己的教育行为。作为一线教师,我们也要从苦干、蛮干中走出来,更重要的是把“减负”落实到行动上。



分层教学开始了,您有什么高招?

伊人(楼主)

根据去年出台的《浙江省教育厅关于积极推进初中基础性课程分层走班教学改革的指导意见(试行)》,我校积极参与到分层走班试点工作中,选择初一年级部分班级,将学生按学业基础、学习能力、学习兴趣和特点分为三个层次,认真合理安排教师及教学任务等,进行教学与科学两科的分层走班。试行了一段时间,目前运行情况良好。

但我们心中还是没有底,特别是在分班时,有些家长很不理解。如果孩子被分到基础班(A班),家长就有情绪,害怕学校会放弃孩子;在具体教学中,由于教师都是尝试者,备课、上课及作业选择上都处于摸着石子过河的状态,压力不小。学校教务处、教研组在分层走班上也缺少有针对性的指导。所以,分层走班试点步履蹒跚。

各位坊友,贵校有分层教学经验吗?我们迫切需要您的帮助与指导。

龙泉大喇叭

因材施教在教学中原本就应该施行。一个班级四五十个学生,优秀拔尖的是少数,大部分是中等生,也有几个是学习比较困难的,这就给教师备课、上课带来了难度。三个层次的学生要兼顾,理论上是行得通的,但要有比较高超的教学技巧。因此,还是用分层走班教学比较合适。但家长们不理解,这就要教师去做好解释工作。

伊人

初中基础性课程分层走班教学是一个新课题,也是一个系统工程,还有许多方面需要完善。如何施行“学为中心”的学习方式?如何完善班级管理制?如何改进学习评价和教师评价制度?

龙泉大喇叭

相同层次的学生集中学习,可以使教学更加精准。分层应该是流动的,在中班优秀,进到快班;在快班不适合,调整到中班;而学校最应该重视的是学困班。所以分层,不是追求升学,而是让全体学生获得更好、更实质性的发展。

伊人

我校将学生分为ABC三个层次。分到A班(基础班)的学生家长就不乐意啦,他们问得最多的是:“我的孩子分到基础班,还有考上高中的可能性吗?基础班的教师能不能真正负责?”

教师也有疑惑:“担任基础班的教学会不会没有业绩,拿不到奖励?”

杨铁金

分层走班教学,是教育主管部门极力推进的课改举措,跟当前许多教育改革一样,部分学校轰轰烈烈,其中夹杂着诸多真真假假;更多学校则在等待、观望。许多学校缺乏的是条件与氛围,比如校内的教育资源以及来自家长的支持。

伊人

首要之事是家长、教师、学生明确分层走班教学的目的及意义,此举才能很好地落实好。教育部门可以通过开展场会的方式,组织学习交流,研讨解决教学中的问题。

舞动的音符

分层走班关键看是否对学生有利,看教学内容是否刚好和学生的实际水平差不多。还有分层作业设计也要跟上,如果课堂不同,作业却一样,分层就是空话。

本话题可继续讨论……

教师话坊

下期话题:

分层教学开始了,您有什么高招?



扫码参与
无须注册
回帖精彩
或有稿费